

【AS 企划】如果可以的话，最好少玩点游戏 夜雫

嘛...胡编乱造的故事还是可以写的吧，大概。

以此纪念我消失的八团同人。



时间到底是什么？

举个例子的话，某个古代文明的人观察着宇宙中的星空计算出每当天狼星和太阳同时升起的那一天后，经过五、六十天他们赖以生存的生命之河就会泛滥一次。可以想象在那个不具备任何大规模生产能力的情况下，每一次洪水泛滥都会给人类留下难以磨灭的伤痛，因为如此，所以毫无疑问的说时间就是人类记录人类黑历史的工具。

不仅如此，时间还是记录历史上那些最伟大的人的工具，比如东方文明的国家都会以皇帝即位为基准更改的年号，宗教为了纪念神的诞生产生了公元纪年之类的。

综上所述，这总武高中的三年里，我的所经历的黑历史刻在了每一个时间点上，并且每个重要的黑历史时刻多半跟我有关，无论怎么看都是一片黑暗，所以，总有一天这将会成为一个被人铭记特别的世纪。

所以，作为经历者和创造者，我在这里宣言，我，比企谷八幡就是开创新世界的黑暗之神 ...

〔你在写什么？〕

呜哇！吓死我了！清澈的话语响起的同时，肩膀感受到从那纤细的小手中传来的温暖和手臂那柔软的触感，声音的主人倾斜着身子朝着我靠了过来，黑色的长发顺着肩膀滑了下来，轻轻的掠过了我的脸颊，她身上散发独有的香味，\*\*着我的每一个脑细胞，不如说，已经停止思考了。幸亏身上保留着小学时写日记写到一半被同学抢去在众人面前大声朗读的 PTSD，放在桌子上的手靠着肌肉记忆的护住了稿纸。

〔哟...哟！雪之下桑！今天真的很早呢！〕

不是，那个什么，想死，从心底涌出来的羞耻心让我不自觉的对着她使用了敬语。

〔哈...说好的放学要和妈妈姐姐一起去吃饭的，已经忘记了吗？明明自称记忆力超好的某某人。〕

雪之下雪乃用手抵着太阳穴无奈的叹了口气，拜她所赐连带着头皮都在发麻的大脑开始放电，开始思考起自己记忆力的问题。

在刚才的雪之下雪乃不经意的举动中，我的记忆力似乎只有记住那次被雪之下母亲莫名其妙的抓去参加那个莫名其妙的中年妇女同窗会后留下了无尽的黑历史。那算什么啊？感觉自己是随时要被吃掉的食材，太可怕了，超恐怖。

[那撒？这个写作作业还没有完成，不是吗？新的文科老师真的很烦人就是啦。]

明显感觉到自己手心里的汗水已经把稿纸弄的有点潮，看来出去大片记忆的脑子里随意编着不着毫无关联的借口，嘛，虽然确实要写作文是真的。

[是嘛，那么需要多少时间？5分钟差不多了吧，我先和姐姐联络下。]

雪之下雪乃编辑，根本理会我是否有回答的需求般的下达着最后通牒，从口袋里取出了手机，一边拨打电话一边朝着教室门口走去。

[哈.....]

重重的叹了口气的我，重新看向了只剩下结尾的作文，啊啊...文字最高，连自己都不由的感叹起，比起那不可靠的记忆作为载体的文字简直就是文明的光辉，不，这本来就是文明的光辉，为了赶在编辑的截至时间之前完成作业，我重新拿起了笔。

[啊，对了...]

本以为已经打完电话离开教室的雪之下雪乃忽然从门外探出了半个身子，用手遮挡着嘴角的小小的笑容的看着我。

[虽然历法一直流传至今，但那个古代文明已经消失很久了，我在学校门口等你，新世界的黑暗之神？大人？]

如此目送着雪之下雪乃离开，啊啊...，已经够了，放弃了，连自己都不可思议的感觉到自己嘴角扭曲的弧度，看着自己如此可爱的女朋友自尊心什么的怎么样都行吧？

啊，对了没有事先向各位说明，不好意思，我的故事并不是一个攻略美少女的游戏，作为要为她付出人生的人，我的游戏结局早已经决定了，所以至少要成为抱有如此觉悟的，像个男人那样的，用着决意划掉了最后一句话，带着祈祷的心情，无比认真的写了下去...

—————神呐！稍微救我一把呀！—————

